

李 潔 著

母 親



開 明 書 店

親愛的讀者們：

爲了迎接新中國文化建設的高潮，我們貢獻了這一部「我們的書」我們希望這幾百種小冊子，能夠在傳播新民主主義文化這樣一個偉大的工作上，盡一點小小的力量。

「我們的書」包括自然科學、社會科學、文藝故事三大類。這本書是其中的一種，不論它屬於哪一類，或者偏於哪一方面，我們希望它多少能對您有點用處，能幫助您認識宇宙、世界、歷史、社會，或者認識新時代的人民的生活和鬥爭。

我們很高興您讀完了這本書。同時，我們還希望您能夠告訴我們一點讀後的意見。因爲這部書是爲了讀者編的，它有什麼缺點嗎？它的文字上有什麼毛病嗎？讀者有批評它的權利，也有使它進步的責任。不論您說它好，說它壞，我們都非常歡迎；即使是批評一兩句，我們也是非常感謝的。

「衆人是聖人」，我們願意根據讀者的意見，把「我們的書」編得更適合讀者的需要。希望您和我們合作。

我們的書（已出二十種）

中國字

呂叔湘著

義和團

黃寧著

少年先鋒

徐調孚著

太平天國

吳立堅著

從猿到人

賈祖璋著

淮海戰役

方習文著

黃金的悲喜劇

葉至善著

橫渡長江

周振甫著

人的社會

覃必陶著

血淚仇評話

李潔著

斯大林

歐陽文彬著

紅旗競賽

王亞男著

列寧

夏士元著

錢的故事

胡叔循著

白毛女的故事

王亞男著

白求恩大夫

王天心著

報紙的故事

方白著

奇妙的圓

錢文瀚著

母親

李潔著

微生物和食物

許楨著

兒子變了

這一陣，媽媽覺得伯惠爾變了，變得有點兒特別。早先，他跟旁的工人一樣：喝酒，喝得爛醉；放了工，或者是禮拜天就到外閒蕩；回到家裏來也沒有一句好話，不是埋怨，就是謾罵。這一陣他變了，變得一天一天認真起來；嘴閉得緊緊的，經常不開一聲口。他常帶一些書回來，悄悄的一個人看。有時候，他一邊看書，一邊從書上抄些什麼在紙片上；寫好了，又把紙片小心的藏好。

這是怎麼回事呢？媽媽看到自己的孩子不再像旁的工人那樣喝酒，打架，心裏很高興；可是也有些耽憂。她不明白，這孩子到底是怎麼回事。

一天晚上，伯惠爾關好窗子，掛起了燈，照例看起書來。媽媽很小心地走到他身邊，想了一會，說：「伯惠爾，我想問你一句話：你每天在看些什麼東西？」

伯惠爾放下書本，要媽媽坐下來。媽媽在他旁邊坐下了，豎起了耳朵聽。伯惠爾說些什麼；好像料到要發生什麼大事情那樣。

伯惠爾好像覺得非常勉強，眼睛不朝媽媽看，說：「我在看禁書。因為這些書把我們勞動工人的生活實實在在講了出來。所以他們禁止我們看，不許我們看。這些書是偷偷的印出來的。要是給人知道了你有這種書，你就非得坐牢不可。我們要明白真情實理，所以他們要把我們關到監牢裏去，你懂了嗎？」

聽了這個話，媽媽覺得氣都透不過來。她睜大了眼睛看着伯惠爾，就好像伯惠爾不是他的兒子，是一個另外的人。她覺得伯惠爾的聲音有些兩樣——很低，很沈，可是非常有力。伯惠爾這樣做是很危險的，她害怕了。

「你幹嗎要這樣呢？」

伯惠爾擡起頭來，看着媽媽說：「我要知道真理。」

伯惠爾的眼睛閃閃發光。媽媽早就明白，她的孩子已經跟書上寫的那些東西緊緊的連在一起了。這是沒有辦法的事情，她說不出什麼話，只是默默的哭起來了。

伯惠爾體貼的說：「不要哭吧，媽媽。你想一想，我們過的是什麼日子？媽

媽四十歲了。可是這四十年裏頭，媽媽過的是什麼日子？爸爸活着的時候常常打你。照現在看來，爸爸是在你身上出氣，在你身上發洩他自己的痛苦。這種痛苦壓在他身上，壓得他背也彎了，壓得他透不過氣來。可是他不明白，這種痛苦從哪兒來的。你看，爸爸做了三十幾年的工，從工廠只有兩所廠房的時候做起，一直做到他死——現在工廠已經有了七所廠房了。」

這些話，從來沒有哪一個向媽媽說過；媽媽聽着害怕。可是媽媽還是像貪吃好東西一樣的聽了進去。伯惠爾接着講下去，講到了媽媽自己：

「媽媽，你有過什麼高興的事情嗎？在過去那些年頭，你能想得起一件教你高興的事情來嗎？」

媽媽傷心的搖搖頭。她心裏起了一種從來沒有過的，又喜歡又悲傷的感情。誰也沒有跟媽媽談起過她過去的生活，也沒有人跟她講過，生活爲什麼這般痛苦的道理來。可是現在呢，她的兒子坐在她面前，他的眼睛、神色，他說的每一句話，全部都打到她的心裏去了。

媽媽問伯惠爾：「那麼，你打算怎麼樣呢？」

「我要用功。用了功以後，我要告訴別人：我們勞動工人非用功不可。我們要弄明白：爲什麼我們的生活會這樣痛苦。一定要弄明白。」

「當真？伯惠爾。」

「當真囉。」伯惠爾斬釘截鐵的說。他跟媽媽說到那些要把受壓迫的勞動大眾從火坑裏救出來的人；又說到敵人就爲了這個緣故，要把這些人像野獸一樣的關起來。伯惠爾說：「我見過這些人，他們都是世上最好的好人。」

伯惠爾講的這些人使媽媽想着覺得害怕。就是這些人把可怕的思想教給了她的兒子。雖然這種想法很有道理，可是使伯惠爾有坐牢和被放逐的危險。

這一晚，母子倆談了很久，一直談到天快亮的時候。最後，伯惠爾問媽媽說：「媽媽，你現在了解我了？」

媽媽歎了口氣說：「了解了。」她忍不住又掉下眼淚來，「只要你沒有什麼危險。」

伯惠爾捏住了媽媽的手說：「這一來，媽媽該知道我在做些什麼，在跟哪些人交往了吧？媽媽，要是你疼愛我，那麼請不要妨礙我的事情。」

媽媽緊緊的抱住了伯惠爾的高大的身子，安靜的，可是又很快的說：「我什麼也不妨礙你。你願意怎樣就怎樣吧。只是有一件：你要當心，不要隨便跟別人說起這些話來。對別人得多多注意。大家都喜歡幹壞事。你要是去開導他們，批評他們，他們一定會陷害你的。」

伯惠爾笑了笑說：「不錯，人很壞。但是自從我知道了世界上的真理以後，我相信：人本來都是很好的。」

危險人物

那一次談話以後，伯惠爾照舊一聲不響的看書。不過，媽媽和伯惠爾比以前接近得多了。

有一天，伯惠爾在出門的時候跟媽媽說：「星期六城裏有客人來呢。」

「城裏有客人來？」想到了那些把危險的思想教給了伯惠爾的人，媽媽不由自主的掉下眼淚來。

伯惠爾問：「噯，這是幹什麼呀？」

媽媽用圍裙擦乾了眼淚，歎着氣說：「不知道什麼緣故，那，那……」

「害怕吧？」

「是的，害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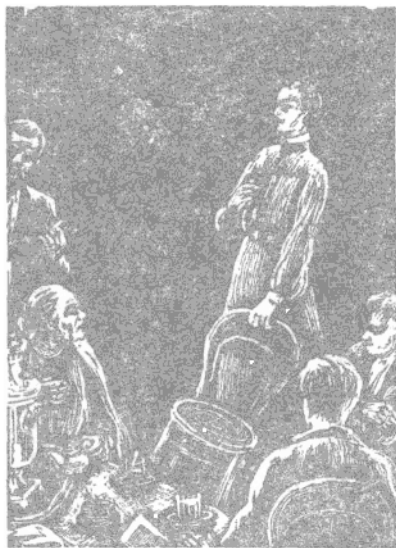
「不能害怕。我們吃虧的原故就是害怕。因為我們膽小，那些使喚我們的人就更厉害的威嚇我們，壓迫我們。」

伯惠爾說完出門去了。

這幾天裏頭，媽媽的心時常在跳。一想到有些陌生的可怕的人要到自己家裏來，媽媽心上就像壓上了一大塊石頭。是這些人領導了她的兒子，她兒子聽從了他們的教訓——雖然他們的教訓很有道理，可是是危險的。

星期六那天，媽媽兩手按在椅子背上，望着門口等候。她覺得好像在黑暗的角落裏，有人要偷偷的溜進房裏來。又好像有好些穿得奇形怪狀的壞人，彎着身子，偷偷的躲在屋子的周圍……

客人們一個一個來了。媽媽心裏完全平靜下來，這些人一點也不可怕。客人中間有一個小俄羅斯人，他的態度很鎮靜，說話很柔和，一眼看上去就知道



他是個坦白誠懇的人。有一個姑娘，長得豐滿結實，媽媽頭一回看到，就好像跟她已經很熟了，覺得她是自己的女兒一般。還有一個是媽媽早就認得的年輕人。另外有兩個青年。最後跟伯惠爾一道到家裏來的，是兩個工人。

這時候，媽媽忽然覺得：伯惠爾以前告訴過她開會是很危險的那些話，是故意說來嚇她的。

媽媽偷偷的問伯惠爾：「這些都是危險人物嗎？」

「是的。」伯惠爾說。

媽媽高興的舒了一口氣，說：

「噯，都還是小孩子呢。」

客人們圍着桌子坐下來。那

個姑娘拿着本書，坐在燈下面。

那個姑娘說：「我們要知道，

爲什麼人們的生活這樣壞。因此

我們應該看一看，人們的生活是

怎樣開頭的。」她開始唸那本黃封面的、有圖畫的書。

她唸的是吃生肉、喝鮮血的野蠻人的故事。那些故事就跟童話一樣。媽媽好幾次想問伯惠爾，為什麼這樣的書要給禁止呢？但是一會兒，她忘了這個問題，不聲不響的看着客人們。

這樣的聚會，媽媽從來沒有看見過。年輕的時候，媽媽也參加過一些聚會。在那種聚會上，滿是酒氣衝天的年青人。他們說着粗野的話，開着捉弄人的玩笑。這麼一想，媽媽覺得自己很可憐。

忽然，一個客人說話了：「我們應該知道的，不是人是怎麼來的，而是人應該過怎樣的生活。」

「不同意。」另外一個客人喊起來。

他們分做兩邊爭論了起來。他們喊些什麼，媽媽一點也不懂。只看見每個人都漲紅了臉。但是，不管怎樣，沒有一個人有生氣冒火的樣子。

後來，那個姑娘說：「主張我們什麼都得知道的，纔是對的。」

接着伯惠爾站了起來，他說：「我們只要能吃飽就行了嗎？不是的。我們

應該表示，我們不光是要求吃飽。我們還要求過人類應該過的生活！對我們的敵人，我們應該表示：他們強迫我們過犯人一樣的生活，但是一點也不能妨礙我們的智慧。在知識方面，我們不但跟他們一樣，而且還要超過他們。」

媽媽聽着伯惠爾的話，心裏在誇獎自己的兒子：「說得真不錯！」

散會的時候已經過了半夜。送走了客人，媽媽看見伯惠爾站在門邊微笑。

媽媽問：「你在笑什麼？」

「非常地——快活。」伯惠爾說。

媽媽也有點兒興奮，她說：「做媽媽的雖說又老又笨，不過對好事情還是能看得很清楚。」

傳 單

一星期又一星期，每到星期六，同志們就在伯惠爾家裏集會。

隨時有新的同志參加進來。伯惠爾家的屋子漸漸顯得狹小了。同時，這間屋子也漸漸引起了旁人的注意。屋子周圍已經有許多好奇的懷疑的眼光，

在那裏偷偷張望。

這個時候，工廠裏發現了許多用藍墨水寫的傳單。傳單上的話非常激烈，寫着工廠裏的事情，還有首都彼得堡跟南俄羅斯工人罷工的事情。末了，傳單勸告工人們團結起來，爲了爭取自己的利益進行鬥爭。

傳單引起了大家的注意。拿很大的薪水的職員們都在那兒痛罵：「這是犯法的。做這種事情，非給他們幾個嘴巴不行。」他們把傳單交給廠裏的事務處。可是許多青年工人都非常熱心的唸着傳單。他們說：「這話是對的。」

不管怎麼樣，傳單確實使大家很興奮。不到一個星期，大家就議論紛紛「他們不印了嗎？」但是，到了星期一的早上，新的傳單又出來了。工人中間又重新騷動起來。

媽媽馬上明白了，這事是伯惠爾他們幹的。她心裏誇獎着自己的兒子，一面又替他耽心。她耽心警察有一天會到家裏來搜查，把伯惠爾逮了去。

可是，伯惠爾跟媽媽說：「媽媽，要是你顯出害怕的樣子，那些忘八蛋就會想：這間屋子裏一定藏着什麼東西。要不然，這個老太婆不會這樣發抖的。你

明白嗎？我們沒有做壞事情，真理是在我們一邊，你怕什麼呢？」

媽媽使自己鎮靜下來，跟伯惠爾說：「我不怕。」

再說，伯惠爾家這所小屋子愈來愈使附近的工人們注意了。起先大家還有些懷疑，後來慢慢的有了好感。常有人跑來，很當心的向四周望了一轉，向伯惠爾說：「喂，朋友，聽說你能看書，那麼你一定知道法律了。可以講一些給我聽聽嗎？」

於是，伯惠爾就把警察和工廠裏的不正當的處置告訴了他。幫助他解決一些問題。這個年青而認真的人漸漸得到了大家的尊敬。

媽媽看着自己孩子的工作，覺得漸漸的能夠了解他工作的意義了。——這種了解，使媽媽像小孩子一樣的高興。

第一個使命

在「沼地一分錢」事件裏，伯惠爾第一次交付給媽媽一個使命。這件事情是這樣的：

工廠對面有一塊潮溼的沼地。到了夏天，蚊子成羣的從那裏飛出來，把瘧疾傳佈給工人。沼地是屬於工廠的。工廠的經理想弄乾了這塊沼地，在那裏挖取泥炭。可是他跟工人們不說工廠想要在沼地上取泥炭。他說把這塊沼地弄乾了，可以改善大家的健康。所以要在工人們的工錢裏，每一塊錢扣下一分錢來，作為弄乾沼地的費用。

經理用佈告宣佈了這個辦法。工人們鬧起來了。

這一天，伯惠爾正巧生病，沒有到工廠裏去。對這件事，他一點也不知道。第二天吃過中飯，兩個年紀大一些的工人到伯惠爾家來，把經理的決定告訴他。

他們說：「我們年紀大一點的在一起商量了一下，決定派我們兩個來跟你商量。因為你是我們工友當中最懂事理的人。你說，拿我們的錢去打蚊子，天下有這樣的法律嗎？」

伯惠爾跟他們說，這樣的負擔是不合理的；又告訴他們，工廠想在這件事上得到些什麼好處。後來他們兩個皺着眉頭回去了。

媽媽送他們出了門，轉過身來跟伯惠爾說：「連老頭子也來請教你呢！」

伯惠爾不說什麼。他拿起一張紙，匆匆的在上面寫了些什麼，對媽媽說：「媽媽，請你把這張字條拿到城裏去。」

媽媽問：「這件事危險嗎？」

「是的。拿到城裏，就可以在我們的報紙上印出來。這一分錢事件一定要在報紙上發表。這是不合理的負擔。」

「那麼，我馬上就去。」媽媽說。

兒子肯把這件事交付給她，她心裏非常喜歡。她一邊換衣服，一邊說：「伯惠爾，這個道理我也懂，他們都是騙子。」她從城裏回來已經是黃昏時分，走得很累，可是她非常得意。



兒子被捕

星期一中午，工人們都擠在工廠門口，叫着罵着。媽媽跟着伯惠爾，一起趕到工廠裏去。他們一到，就有人喊着：「伯惠爾來了，伯惠爾來了！」

這時候，他們聽到一個伯惠爾的同志在高聲的說：「我們不光爲了一分錢，我們要講道理呀。我們看重的不是一分錢。跟別的款子比起來，這數目並不大。不過，這比什麼都重要。我們的一分錢裏頭是有着血汗的，比經理先生的一塊錢裏面的血汗還多得多。就爲了這樣，我們看重血汗，看重真理！」

大家狂熱的叫喊起來：「對呀！」

又有人喊：「伯惠爾來了，伯惠爾來了！」

